

世界文學譯叢

王孫夢

辛克萊·路易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世界文學譯叢

王孫夢

[美] 辛克萊·路易斯著

楊小石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王 孫 夢

著 者 辛克萊·路易斯

譯 者 楊 小 石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19 字數 375 000 插圖 1

開本 787×1092 1/26 印張 19 $\frac{8}{13}$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本印數 7 000 冊

1—7 000

定價 二元一角九分

(進口紙本)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望平街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文藝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星印刷所印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七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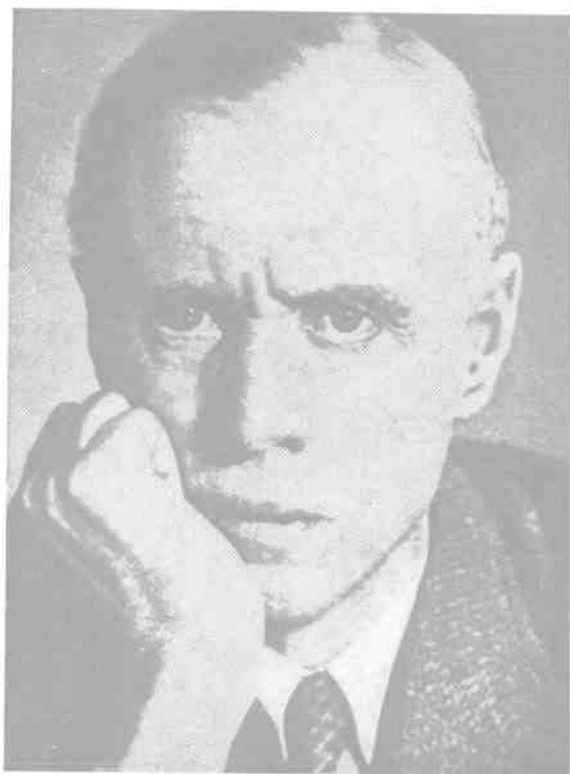
SINCLAIR LEWIS
KINGSBLOOD ROYAL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47

內 容 提 要

辛克萊·路易斯的這部晚期傑作是美國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作品之一。它無情地暴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統治階級和他們的爪牙怎樣繼承了希特勒匪徒的衣鉢，對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進行最殘酷的迫害，以達到他們把美國完全法西斯化的目的。

故事的主角燕爾·金斯伯勒是個極普通的美國人，是個天真而誠實的青年。當他從歐洲戰場負傷回國後不久，他很偶然地發現了自己沾有黑人血統。起初他感到極大的恐懼，唯恐『秘密』被人發覺，致使他和他的全家，像美國所有的黑人一樣，受到最殘酷的迫害。後來他親身體驗到黑人的痛苦，又通過一番長期而艱苦的思想鬥爭，以及新結識的思想進步的黑人朋友給他的啓發和幫助，他的正義感終於戰勝了他的保守的錯誤思想。他奮不顧身地公開宣佈了自己的『秘密』。從此他果然遭到了一連串的打擊：父親的死亡，家庭的瓦解，朋友的唾棄，長期的失業，以致遭到暴徒襲擊，流離失所，被捕入獄。可是，這一切的苦難只有使他意志更加堅決，和黑人兄弟們團結得更緊，向煽動種族歧視和進行反動宣傳的法西斯分子展開堅韌不屈的鬥爭。通過對這個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轉變過程的極其細膩而生動的描寫，作者不但尖銳地揭露了美國猖獗的反動勢力所進行的陰謀活動，而且對這個暗無天日的社會也發出了有力的控訴。



辛克萊·路易斯

譯者前記

這部小說的作者，辛克萊·路馬斯 (Lincoln Lewis)，一八八五年七月二日生於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大草原的索克鎮 (Sock River)。他的父親是位鄉村醫生，外祖父也是位醫生，在南北戰爭期間，曾隨北部聯邦軍作過戰。路馬斯十八歲離開美國中西部，到東部康涅狄克州新港市考進耶魯大學，讀到四年級會休學一年，到新澤西州和巴拿馬等地體驗生活，然後在紐約任歐洲譯文社 (Transatlantic Tales) 的助理編輯。幾個月以後，他又回到耶魯大學。一九〇八年大學畢業以後，他曾在愛荷華州、舊金山市和華盛頓的幾家報館以及雜誌社裏先後工作過幾年，到了三十多歲才寫出他的第一部小說我們的任先生 (Our Mr. Wrentham)。從一九一五年直到一九五〇年逝世時止，他一直是在專門從事文藝創作，走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道路。

最早使這位天才作家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是大街 (Main Street) 和巴比特 (Babbitt)。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年寫成的這兩部小說，有力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貧乏。從那個時候起，路馬斯就不斷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揭露美國生活方式的醜惡的真相。在這方面，他的作品時常具有極大的譴責力量。可惜的是，『他的批評受了局限——沒有越出對資產階級社會個別弊病的譴責；他的弱

點就在這裏。然而，他的某些小說還是屬於美國批評的現實主義的主要作品。』¹⁰

他的主要著作有：

- (一) 大街 (Main Street) 一九一〇年出版。
- (二) 巴比特 (Babbitt) 一九一三年出版。(俄譯本一九二八年出版)
- (三) 阿羅司密斯 (Arrowsmith) 一九一五年出版。
- (四) 艾爾摩·耿特里 (Elmer Gantry) 一九一七年出版。
- (五) 吉地昂·伯蘭尼士 (Gideon Planish) 一九四三年出版。
- (六) 王孫夢 (Kingsblood Royal) 一九四七年出版。(俄譯本一九四八年出版)

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寫成了這部精心傑作王孫夢。他在這部作品中彷彿總結了他對美國生活的長期的觀察，並以他豐富而深刻的經驗把這種生活加以分析，使讀者很清楚地看見，在美國統治階級極力鼓吹的美國「民主政治」的幕後，進行着多麼令人驚駭的卑劣勾當。王孫夢顯示出了美國生活最黑暗的一面：種族歧視。這部小說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美國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但剝奪了一千四百萬黑人的人權，而且對他們使用私刑，迫使他們成為流浪者；如果這種社會制度可以叫做「民主政治」，那麼，這只不過是一種諷刺罷了。此外，它也以確鑿的證據，無情地暴露出美國資產階級社會的偽善和腐敗，政治上的腐敗，以及美國反動宣傳的全部笑柄。

⑩ 見蘇聯大百科全書“Taine, Comte”(「辛克萊·路易士」)。

作者藉着敘述蕭爾·金斯伯勒的遭遇，一步一步地說明了，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在變成資產階級憎恨的對象以後，就會陷入什麼樣的苦境。在這裏，辛克萊·路易斯雖然並沒有說出他所應該說的一切，但是已經接近說出了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美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永遠不能解決少數民族的問題；美國一千四百萬黑人，只有在獨佔資本家的權力崩潰的那天，才可以得到自由和平等。王孫夢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向讀者提供了得到這種結論所依據的一切材料。

在王孫夢出版的第二年，一九四八年，俄譯本就已和蘇聯讀者見面。同時L·安尼西莫夫在文學與美國生活方式一文中，給這本書作了極詳細的分析與批判。在文章的末了，他說：『……我們稅務辛克萊·路易斯筆下的主人翁們奮鬥成功，稅務這位天才的作家成功，今天的美國需要他的聲音。我們遺憾的是：作者雖然非常熟悉美國的情形，可是他沒有說出我們所要知道的一切……。他無情地解剖了美國反動派和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可是他並沒有提到那些自覺地向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的美國人……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作者提出有力的控訴……他已經揭穿美國反動派的面貌，那些反動派把林肯和傑佛遜的遺言踐踏在脚下，用種族仇視的狂暴心理去毒害民衆的思想。在讀過這本現實主義的小說以後，我們看透了美國反動派所鼓吹的『美國生活方式』，是怎樣被他們當做一片香餌去誘惑美國在歐洲的羸弱的衛星國家。

『辛克萊·路易斯揭露和指出在美國猖獗的反動勢力，把美國發生的許多事情的真相都告訴了我

們。』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海

王

孫

夢

貝林漢先生，這個活該受報應的傢伙，是弗來福——賽福公司的助理會計。他這時候正坐着汽車打紐約到溫尼伯市^①去。陪着他一起去的，有他的太太，和他們那位令人望而却步的女兒。因為他們是紐約人，只有因公出差這一類的事由，才會把他們拖到這樣『荒僻的』地方來。他們對於賓夕爾尼亞州^②以西的任何事物，哪有一樣能看得上眼呢。他們一路上譏笑芝加哥敢於修建摩天樓，譏笑馬迪孫^③也自以為有一座大學，並且，在他們駛入明尼蘇達州^④邊境，看見了一張載有『萬湖區』幾個字的廣告的時候，他們就馬上停下車子，狂呼大笑了一陣。

那位被父母叫做『妹妹』的貝林漢小姐，發表高論說：『你要不是有紐約人的幽默感，就決不能了解這張招貼為什麼這樣可笑！』

他們在明尼蘇達州境內，路過的第一座草原上的小村落非常簡陋，只有六所小茅舍，一個修車

① 溫尼伯市 (Winnipeg) .. 加拿大 (Canada) 馬尼多巴州 (Manitoba) 之首府，在溫尼伯湖之南。

② 賓夕爾尼亞州 (Pennsylvania) .. 美國東部之一州。

③ 馬迪孫 (Madison) .. 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之州城，人口六萬五千多。

④ 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 美國中央北部之一州。

房，一家雜貨店和一座備有一架很高的紅色起重機的穀倉。這時候，貝林漢太太吃吃地又笑了起來：「嘴，他們這兒居然還有一座帝國大樓^①哪！」

「可不是麼！這兒的什麼史文遜、本遜、亨遜之流，每天晚上，誰也都跑上彩虹廳^②去吃飯呢！」妹妹咯咯地笑道。

他們嘻嘻哈哈地，不知不覺又走了一百多哩路，應該想到吃中飯的事了。貝林漢小姐看了看地圖說，「明尼蘇達州的大共和國市^③，離這兒只有四十來哩路。那個村兒可不小哪——人口有八萬五千多。」

「咱們就上那兒去碰碰看也好。我想，他們起碼總得有個賣飯的地方吧。」貝林漢先生打着呵欠說。

「那兒啊，連頂上等的人說不定都在救世軍^④的粥廠裏吃飯哪，」貝林漢太太像條小狗似地叫起來了。

① 帝國大樓 (Empire State Building)：紐約市著名的大廈，坐落在三十三號街和三十四號街之間，共有一百〇四層，樓高一千二百六十五呎。

② 彩虹廳 (Rainbow Room)：帝國大樓裏的一家館子。

③ 大共和國市 (Grand Republic)：是作者虛構的一座明尼蘇達州的城市，這篇小說的背景。它不但是美國小城市的典型，也代表整個美國。

④ 救世軍 (Salvation Army)：蒲斯 (W. Booth) 於一八八七年組織的軍隊式的基督教團體。

「噫呀！您說的可真要把我嚇死啦，」妹妹說。

他們在索爾賽河邊的斷崖上，居高臨下，看見了布魯奧克斯國民銀行①大樓的石灰石尖塔。華蓋特木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九四一年，用鋼鐵和玻璃磚搭成的那一大片廠房，這會兒也都清清楚楚的擺在他們的眼前。貝林漢先生就說：「嘿，他們這兒還有個規模不小的兵工廠哩。」

大共和國市的人口，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已由八萬五千增到九萬。在這將近九萬個自以為是不朽的靈魂看來，這個城市便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測量一切距離的起點，那麼，莫斯科被他們描寫成爲離「家鄉」六千一百哩的一個地方，而沙特阿剌伯也只不過是本地華蓋特公司出產的什麼牆板、活動木房、螺旋器等等的推銷市場罷了。可是，姓貝林漢的這一家人，因爲確確知道紐約的五號街和四十七號街的交叉口，才真正是太陽系的中心，他們要是一旦發現，下面山谷裏那些「頭腦簡單」的居民中，有多少人認爲紐約只不過是個有些旅館、滑稽戲、一個猶太區和一條華爾街的城市而已，那他們可不氣炸了才怪呢。

貝林漢太太慇懃地說，「走。這個破地方有什麼看頭兒。這本旅館指南上說，派恩蘭飯店的菜最好，咱們還是早點走，去吃吃看吧。」

到派恩蘭飯店去的一路上，他們必定經過了一八八〇年建造的那幾座有渦漩形裝飾的宮殿式建築物，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一家當舖——不久以前，一個立陶宛砍木工人用以殺死礦場上一名暹羅廚師的那支盒子槍，就是在這家當舖裏當掉的——和一家被認爲是維廉堡與達拉斯兩地之間最著名的

① 國民銀行 (National Bank)：美國聯邦政府特許的一種商業銀行。

時裝店，此外，還遇見了一名曾得過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飛行員，和一位有哲學博士學位的黑人牧師。不過，他們自然並沒有注意到這些。

派恩蘭飯店是一座花毯型磚牆、九層樓的大廈（米尼阿波利斯市^①聞名的洛弗勒·奧弗拉哈狄和西伯夫設計的）。然而，貝林漢先生走到跟前兒，還有點猶豫不定地說：「哎，不管怎麼樣，我想咱們在這兒總能馬馬虎虎湊合上一頓吧。」

派恩蘭大樓裏的兩家館子中派頭較大的一家，胆敢用菲蘇里廳^②這個名兒，又是他們三個人認為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們假如知道當地人也能像他們一樣，把這個怪名字，照標準的念法念成「費索利」，那他們說不定又要板臉了。

菲蘇里廳裏有龐貝^③式的紅牆，意大利十六世紀的瓷盤，和把着大門兩邊的西班牙酒罈，還有那由當地肖像家畫的一幅「古希臘人的賽跑圖」作為牆頭的點綴——這些裝飾都是爲了烘托出十六世紀的氣氛。

「哎喲，他們這兒的臭架子可真夠瞧的！我說這個地方叫——叫什麼來着？」妹妹挖苦着問。

「大瀑布市^④吧，」貝林漢先生說。

① 米尼阿波利斯市 (Minneapolis)……明尼蘇達州的工業城市，人口近五十萬人。

② 菲蘇里廳 (Fiesole)……意大利中西部塔斯康省的一座小城。城裏有著名的教堂。此城之名常爲美國大都市的「上等」飯館所採用。

③ 龐貝 (Pompeii)……維蘇維火山灰埋掉的意大利古都。

「哪兒的話！你說的是那個出傢具的地方，艾拉姑媽的老家。這兒叫——」貝林漢太太瞅着地圖，很有把握地告訴了他們，「這兒是大共和國市。」

「這個地名起的可真滑稽！」妹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真像獨立紀念日用的那種大字眼兒。天啊，這些人真是土包子！」

一個相貌堂堂、身子骨筆直、腦袋長得像個棕色彈子球似的茶房頭兒，小心周到地，把他們給帶到了一張餐桌跟前。他們並不曉得這個人就是黑人社會中保守派的首領德萊克斯·革林紹。他有點像個大主教，像個將官，也像個參議員，而且，他要不是幹茶房這一行兒，又不是長得烏七八黑的，說不定就真會成個什麼大主教、將官，或是參議員這一類的人物。

貝林漢先生點了一客匈牙利胡椒洋山芋燒牛肉。貝林漢太太毫不遲疑地表示出她對烤羊腿的興趣；妹妹呢，一面要了一份雞肉色拉，一面又很不客氣地對那黑人茶房說：「喂！你們可盡量在裏邊兒擺點雞肉啊！」

他們見到這裏的茶房也會鞠躬和說上一句「是，小姐」，又不禁笑得透不過氣來，可是，為什麼覺得這樣可笑呢？他們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也許，就像他們所說的吧：「你非得是個紐約人，才能懂得我們的幽默感。瞧，像這麼一個賣雜八湊肉的破小舖裏，一個端菜的黑鬼兒還要耍這麼兩手，就跟他是在咱們紐約的李茨飯店裏似的，哼！」

◎ 大瀑布市 (Grand Rapids) · 密歇根州 (Michigan) 的一座城市。

◎ 李茨飯店 (Litz) · 紐約最奢華的一家飯店。

其實，貝林漢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在紐約爲了慶祝什麼事下館子的時候，倒也並不見得總到李茨飯店去，而還是光臨比較經濟的史拉弗特菜館的次數比較多。

妹妹裝模作樣地吃她的色拉，可是一點也沒有留下，連麵包卷也都吃的一乾二淨。接着她就白着眼看了看菲蘇里廳四周的情景。

「噲，噲！可愛可親的爸爸媽媽啊，你們瞧見我右邊那一桌人沒有？那個小伙子——你們把他弄來送給我吧。」

那位被她看中了的男人，是個三十歲左右、和顏悅色的青年。他皮膚雪白，肩膀結實，兩隻大毛手上全是雀斑，可以說，長着他那樣棗紅頭髮的人常常具有的這些特徵，在他身上全能找到。你一瞧見他，就會想到他這個人，原先一定喜歡踢足球，而現在已經改打網球了。但是，他全身最惹人注意的還是他那雙特別天真的藍眼睛，和他那天真而又熱誠的笑容。

「他真像個蘇格蘭軍官，」妹妹帶着欣賞的口吻說。「只是少穿了一條蘇格蘭短裙。」

貝林漢太太用鼻子哼了一聲，「得啦，妹妹！照我看，他還是比較像個皮鞋舖裏當夥計的。」

話說到這兒，他們就忘掉了這位既非皮鞋店員，而蘇格蘭血統又不超過四分之一的青年。他實際上是個年輕的銀行副理，名字叫聶爾·金斯伯勒，不久以前還是一個陸軍上尉呢。

貝林漢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吃過中飯以後，繼續往北走。他們因爲架子太大，不肯向那些「野蠻的土包子」去問路，所以走了岔道。他們兜過名貴的住宅區，與太華丘，又穿過那一片有整塊玻璃的大窗戶、灰色的蓋屋板、水泥牆，和柏油屋頂的房屋，就是新近由一家房地產公司建造起來的林蔭公

圍住宅區。他們從菩提樹籬路拐進鳳仙花道的時候，並沒有留意到路口西北角上有一所簇新漂亮，整齊耀眼的『英領殖民地住宅』式的小房子，雪白的寬闊牆板，襯托出藍色的百葉窗；他們也沒有看見一位又神氣，又漂亮的少婦，和她那位年僅四歲的小姑娘，兩個人都是金黃頭髮，粉紅臉蛋兒，這會兒正從這所小房子往外走。然而，這所小房子正是聶爾·金斯伯勒上尉的住宅，這兩個人也正是他的太太薇思德，和他活潑可愛的小女兒蓓蒂。

『我看咱們是非得打聽打聽路不可了。你說這兒的老鄉能懂英文嗎？』貝林漢太太氣呼呼地說。

這天晚上，他們快走到克魯克斯屯，他們預備過夜的地方，那時候，貝林漢先生邊想邊說，『咱們今天吃中飯的那個小村兒叫什麼來着——就是咱們打那兒出來，跟着就迷了路的那個地方？』

『真有趣兒，我也想不起來了，』貝林漢太太說。『總是大河市什麼的吧。』

『就是有個漂亮小伙子的那個地方，』妹妹說。

二

聶爾·金斯伯勒和他太太薇思德正在爲着佣人問題，心裏悶悶不樂。像他們這樣一對寬宏大量的夫婦，照理說，是不該有這種煩心事兒的。不過，這也不能完全算是一場家庭不幸的小喜劇。因爲，最錯雜的悲劇，即使在一位年輕銀行家的『英領殖民地式的住宅』中，有時也很難避免。

你要是看見聶爾，金斯伯勒，一定會說他這一輩子不會遭遇什麼大的不幸，也不會有怎樣大的出息。他那紅紅鬚髮的頭髮、藍藍的眼睛、高大健壯的體格、總是笑嘻嘻的臉，各方面都顯示出他這個人學識不廣，心眼兒也不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聶爾在大共和國市的第二國民銀行當副理。總經理是約翰·維廉·普魯特先生。

聶爾不論是對他的家庭、朋友和工作，還是對打獵、釣魚和打高爾夫球，或是對跟這三項活動有關的什麼槍械、釣魚桿、獨木船這一類的既吸引人而又很幼稚的玩藝兒，都同樣愛好。然而，他這會兒再也不能到明尼蘇達州北部的森林裏、湖泊上去遠足了，因為一年以前，他還是個陸軍上尉的時候，在佔領意大利一個小鄉鎮的戰鬥中，他的右腿給打得殘廢了。

這條腿永遠要比他的那一條腿短上半吋。可是，他這會兒已經一瘸一拐地走得挺有精神了。他深深相信，頂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就可以在網球場上，勉強勉強打它幾下子了。跛行這個毛病，並沒有怎麼影響他的風采；人家還都承認他是城裏的一個美男子。那條瘸腿反而給他走路的姿態添上了一種幾乎帶着幽默意味的蹣跚，再說，他的胸部不是跟從前一樣健壯，胳膊不是跟從前一樣有勁麼！

去年聖誕節，他是在英國一個陸軍醫院裏痛苦萬分地熬過去的；今年這個節日呢，他身邊可就總少不了有他最心愛的薇思德——那位身段頗長，性格活潑，情感深厚，而頭腦也很清楚的太太，和他那年僅四歲、愛稱叫做蓓蒂的女兒伊麗莎白——性情溫柔、招人喜歡，膚色像奶油楊梅，頭髮跟香檳美酒一般的蓓蒂。